

金史

二九

卷一

卷二

卷三

列傳五十三

金史一百十五

開禧三司桂國錄軍國事司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奉

勅修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

赤盞尉忻

完顏奴申字正甫素蘭之弟也登策論進士第仕歷清要
正大三年八月由翰林直學士充益政院說書官五年轉
吏部侍郎監察御史烏古論石魯刺劾近侍張文壽仁壽
李麟之受敵帥饋遺詔奴申鞫問得其姦狀上曲赦其罪
皆斥去朝論快之九月改侍講學士以御史大夫奉使

大元至龍駒河朝見

太宗皇帝十二月還明年六月遷吏部尚書復往八年春還朝廷以勞拜參知政事夫興元年春大兵駐鄭州海灘寺遣使招哀宗降復以奴申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汴受圍數月倉庫匱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懼以曹王訛可出質請罷攻冬十月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又以翰林學士承旨烏古孫卜吉提控諸王府同判大睦親府事兼都點檢內族合周管宮掖事左副點檢完顏阿撒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副之

戶部尚書完顏珠顆兼裏城四面都總領御史大夫裴滿
阿虎帶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行省左右司
郎中烏古孫奴申兼知宮省事又以把撒合爲外城東面
元帥木甲咬住南面元帥崔立西面元帥孛術魯買奴北
面元帥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戶部侍郎刀壁爲
安撫副使總招撫司規運京外糧斛設講議所受陳言文
字以大理卿納合德輝戶部尚書仲平中京副留守愛失
等總其事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絳紗袍乘馬導從如常
儀留守官及京城父老從至城外奉辭有詔撫諭仍以鞭
搯之速不斛聞上已出復會兵圍汴初上以東面元帥李

辛跋扈出怨言罷爲兵部侍郎將出密喻奴申等羈繫之上既行奴申等召辛辛懼謀欲出降棄馬踰城而走奴申等遣人追及之斬於省門汴民以上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蒼黃走歸德民大恐以爲不救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歸德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荆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天興二年正月戊辰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論甚佳可與副樞議之副樞亦以安國之言爲然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阿不款語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

老七人陳詞云云二相命好問受其詞白之奴申顧曰亦爲此事也且問副樞此事謀議今幾日矣阿不屈指曰七日矣奴申曰歸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在陷穽議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之義況北兵中已有曹王也衆憤二人無策但曰死守而已忽聞召京城士庶計事奴申拱立無語獨阿不反覆申諭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明日戊辰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李魯長哥韓鐸藥安國等爲變率甲卒二百橫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爲慮何也二相大駭

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處如是立麾其黨先殺阿不次
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暉等餘見崔立傳劉祁曰金
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
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
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
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懦
熟無鋒鏑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
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
且竟至亡國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台鼎宣宗嘗責丞
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

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見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也祚字京叔渾源人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王壁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為寺僧負鉞鼓乘兵亂從上黨公開為都統提控積階遙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為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三品為恨圍城中授安平都尉天興元年冬十二月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狡常思亂以

快其欲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爲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爲食立將爲變潛結納之安國健啖日飽之以魚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揚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殺之二年正月遂帥甲卒二百撞省門而入二相聞變趨出立拔劍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不顧麾其黨張信之字朮魯長哥出省二相遂遇害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溫也阿里見其衷甲殺之即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滿阿忽帶諫議

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
忙哥講議蒲察琦戶部尚書完顏珠顆皆死立還省中集
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承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
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承恪須臾入以太
后誥命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山呼承恪受之遂遣送二相
所佩虎符詣速不斛納欵凡除拜皆以監國爲辭立自稱
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爲王
妃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孛术魯長哥
御史中丞韓鐸都元帥兼知開封府事折希顏藥安國張
軍奴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

事內府之事皆主之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復忌之聞安國納一都尉夫人數其違約斬之壬申速不斛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人自閱之日亂數人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未幾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私第取內府珍玩實之二月乙酉以天子袞冕后服上進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苦備至邨國夫人及內侍高祐京民李民望之屬皆死杖下溫屯

衛尉親屬八人不任楚毒皆自盡白撒夫人右丞李蹊妻
子皆被掠死同惡相濟視人如讎期於必報而後已人人
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開封府計
之凡百餘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
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
事遣皇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
非分者比肩接武三月壬辰立以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
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
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
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北四

月北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王以
出立歸大慟無如之何李琦者山西人爲都尉在陳州與
粘哥奴申同行省事陳州變入京附崔立妹壻折希顔娶
夾谷元之妻妻年二十餘有姿色立初拘隨駕官之家屬
妻輿病而往得免琦娶之後有言其美者立欲強之琦每
見立欲奪人妻必差其夫遠出一日差琦出京琦以妻自
隨如是者再三立遂欲殺琦琦又數爲折希顔所折辱乃
首建殺立之謀李伯淵者寶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戶美
姿容深沉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李賤奴者燕人
嘗以軍功遙領京兆府判壬辰冬車駕東狩以都尉權東

面元帥立初反以賤奴舊與敵體頗貌敬之數月之後勢已固遂視賤奴如部曲然賤奴積不能平數出怨言至是與琦等合三年六月甲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丑日晚伯淵等燒外封丘門以警動立是夜立殊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淵等身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數騎往諭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立還二王府立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立不疑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處再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黃

擣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不知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
前解之隨爲軍士所斫被創走梁門外追斬之伯淵係立
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刼奪烝淫暴虐大逆不
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
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
噉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接人謂樹有靈亦厭其
爲所汙已而有告立匿宮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
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初立之變也前護衛蒲鮮石魯負
祖宗御容五走蔡前御史中丞蒲察世達西面元帥把撒
合挈其家亦自拔歸蔡七月己巳以世達爲尚書吏部侍